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母亲

丁玲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母亲

丁玲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 / 丁玲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1-9

I. ①母…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37号

母 亲

著 者	丁 玲
责任编辑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85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1-9/I · 376
定 价	36.00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是十月里的一个下午了。金色的阳光，洒遍了田野，一些割了稻的田野；洒遍了远远近近的小山，那些在秋阳下欲黄的可爱的无名的小山。风带点稻草的香味，带点路旁矮树丛里的野花的香味，也带点牛粪的香味，四方飘着。水从灵灵溪的上游流来，浅浅的，在乱石上“泊泊泊”的低唱着，绕着屋旁的小路流下去了。因为不是当道的地方，没有什么人影。对面山脚边，有几个小孩骑在牛背上，找有草的地方行走。不知道是那个山上，也传来叮叮的伐木的声音。这原来就很幽静的灵灵坳，在农忙后的时候，是更显得寂静的。

小菡，一个三岁大的女孩子，小的圆脸上，浮着天真，和快乐。穿一件蓝绸的薄棉衣，跟在么妈的后面，不稳的在菜园里的小路上走着。么妈在那里摘了好些白菜，又走到另外的一畦上，蹲着去掘萝卜。小菡也蹲着，

没有蹲好，却坐在地下了。么妈望了她的小脸一下，塞给她一个小的红萝卜，笑着说：

“小菡乖，喂，拿着，玩玩，不要吃，脏呵！”小菡捧着萝卜，也望了望么妈的脸，全是皱纹，但是她也聪明的笑了。望望萝卜，又去望远远的天了。

么妈摘好了菜，挽着一个大篮子，一手牵着小菡，慢慢的走出菜园。关了菜园的门，一个编着细篾细枝藤的矮门，便又在池塘旁的路上走着。三个鹅，八只鸭子在塘里面轻轻的游。时时有落叶被风飘了过来。她们转过了一堆树丛，走上石板路上时，就看见秋蝉，正在大门外的石坎上晒太阳，顺儿在坪里踢毽子。顺儿一看见么妈便朝大门里跑，却被么妈叫住了：

“那里跑！快过来引小菡。要你陪着三奶奶，怎么我一走就野出来了？秋蝉也不是东西，自己不晓得，十六七岁了，老呆在外面做什么？里面没有人，三奶奶要个什么东西，还得跑出来请你们么？”

秋蝉不敢做声，歪着脸嘴歪身走进里面去了。顺儿笑着来牵小菡，小菡举着红萝卜走了过来。蓝绸的衣裤上，和那白的小的孝鞋上都染了好些黄泥。

“小菡！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来？”

“同么妈到菜园，有虫虫。”

“虫虫咬手手呢。”

么妈看见小菡已经很好的同顺儿玩去了，便也趑转身朝侧面的厨房走去。厨房侧面还堆着许多木料，那栋横的预备做花厅的房子，还是孤另另的几根梁柱，空空的站在那儿，这还是在春天的时候立上去了的，好久就没有匠人来了。自从春天三老爷病后，这个屋里的女主人就百事都废弃，这座在预计中很辉煌玲珑的小花厅，自然是无人管了。经了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的那些梁柱，都变得有点憔悴了。

么妈在厨房里打了一个转身，便又走了出来。小菡和顺儿还在石坪上玩。黑儿也在那里打着圈子嗅着。么妈望了望天气，太阳已在山上了。于是又喊道：

“带小菡进去，外边有风，天晏了。”

小菡看见了么妈，却扑到她的怀里，要她牵。她蹲下来在那小的嫩脸上，用缺了牙齿的瘪嘴亲了一亲，便哄着她：

“弟弟醒来了，快去看弟弟，妈在喊你呢，听见了没有？”

小菡张着耳朵听了一听，便又笑了，天真在脸上漾着。她用小脚跟着顺儿跑，嘴里伊伊哑哑的唱了起来：

“摇呀摇，摇呀摇，弟弟睡觉……”

黑儿也轻轻的跟在后边，却听见远处的狗叫了，是自己家里的那只大黄狗和小黄狗。于是黑儿也飞速的朝

屋外跑去，汪汪的吠了起来。

么妈又举着眼望去，花了的老眼，没有望见什么。停在门口的顺儿，却喊了起来：

“一顶轿子，一顶官轿！婆！”

么妈又把手架在额头上，也望见了。踌躇了一下，自语般的说道：

“是来我们家里的呢，什么人呢？……”

“武陵城里来的啰。那顶官轿正是春天送三奶奶来的啰。”

“唉，怕是的吧……”

一顶轿子，四个人，跳过田坎，绕着小路，又在割了稻的田上横穿着，慢慢的走了近来。三条狗不住的汪汪的吠着，迎到好远去。

厨房里的长庚和老头也走出来看。

么妈走过石板路，在柏树下站着。顺儿牵着小菡，也走了出来。

几条狗和人和轿子都走了近来。

“么老妈妈！康健么，长久没有看见你了。”

“啊，是于大叔，你们老爷和太太好么？你们两年没有来我们家里了，希客呵。来接我们奶奶的吧！”

“么老妈妈！”轿夫也大着嗓子叫着。

“呵，怎么带起轿子来，怕我们叫不到人么？你们

老爷真想得到！不过现在乡里人也都空了呢。”

“我们姑奶奶还好吧？”

轿子走到了石坪了。

“抬在厨房里歇歇吧。辛苦你们了！”

一乘轿子向厨房里走去，长庚和老头都迎着笑了起来。轿夫是常来的人，大家都很相熟的，好久没有在一块喝米酒了。

“呵，菡小姐长得这样大了！”

老于走到么妈面前去摸小菡。小菡挣在一边，不做声，又伸着小脸来望这生人。

“不要怕，是舅舅打发来接你的。”

小菡素净的衣着，和小辫上的白绳，以及那静静的望过来的大黑眼睛，和无知的小脸，使老于对她生了很大的同情。

“乖得很！唉，真可怜！她也晓得么？”

“哼，聪明得很呢，看见她妈哭，就跟着跳起来哭，她妈病里头，她就成天跟着我，安静多了。唉，看见她懂事的样子，不由人不心痛……”

“她一带上三灵冠，就跳着哭，一抱到灵面前，也是这样。看热闹的人，好些都为了她哭起来了呢。”顺儿学着她婆婆常常说的口吻插着嘴。

“我们家的小姐大了几岁，还没有这样懂事。唉，

这是你的小孙女儿么？这样大了。”

“是的啦，人长志不长，不听话，带小菡都不能让人放心。唉，你们老太太到底是什么病？听说快得很。”

“一个晚上，中了风；到还好，二老爷赶回来了，两个儿子都在面前，三姑奶奶也在面前。就是五姑奶奶，她临终时还再三念，不放心，说姑爷死得太早了，又还不知道有这个少少爷。她老人家五月间一定要来的，是我们三老爷三太太抵死不放，她老人家年纪又上了，又是伏天，身体常常有毛病，怎么能够来？就不来还为挂欠不过病了两场。唉，说没有看见这个小女儿，老不肯落气，真是伤心得很……”

“唉，运气啦……”么妈的眼泪又模糊了眼睛，扯起大袖子轻轻去揩。“好，于大叔到厨房去坐坐喝杯茶吧，我进去回我们奶奶去，恐怕要好几天才能动身呢。”

长庚已经倒了一杯茶出来。

“赶快烧饭，他们一定都饿得很了。先弄一点鸡蛋也好，酒酿还多着。好，我要进去了，等下来陪于大叔吧。”么妈慢慢的朝大门走了进去。顺儿和小菡跟着她。

“她到还硬朗，快七十岁了吧？”老于望着长庚的年轻强壮的脸上，向厨房走去。

“六十七了。健旺得很，起码还有二十年饭吃呢。”

“她老二不住在这里了么？”

“回去一个月了。住在这里，没有事做啦。”

“你们近来也很轻散吧？”

“事总有事做的，全是碎碎末末的。要搬东西，砍柴，跑腿，我就动动，有时还叫山那边的张大福送信，么妈老说家里总要留一两个人，怕出了事喊不到人啦。年年这时候我们是好玩多了。人又多，常常都可以溜到场上去押宝，赶羊，家里的客也是川流不息……”

“唉，的确安静多了，同从前完全两样……”

他们走到厨房，轿夫已在门口洗脚。灶里已生了很大的火，火苗从灶孔里卷了出来，舐着灶沿，一些青色的烟，便向上飞去了。上面的梁柱，厚的尘污上，不知道挂了好些黑的什么东西。锅子里热着大锅的水。

老于坐下来同他们对着喝烟。热烈的叙着阔别。

么妈走了进去，转过了厅子，到里院就听到从左边的上房，又有着轻声的揩着鼻涕的声音。么妈推了顺儿一下，悄声的说：

“小菡！快进去，妈那里去。”

小菡于是嫩着声音叫：“妈！姆妈！”撒脱了顺儿的手，朝房里跑去。么妈也跟着走了进来。

房子里静静的，几袅轻轻的细烟，从一个小的兽脚

的香炉里冉冉的飘了出来。窗格上的细纸，印了冰梅的花纹的细纸，已经变成黄色了。

小菡的母亲，三奶奶，一个二十九岁的，新近死去了丈夫的少妇，悄然的坐在一张近床的大靠椅上，独自的流着泪。她已经听说武陵打发来的人到了。

小菡看见妈又在哭，便吓得收住了笑容，好些话要告诉妈的，也不敢说出来，只无声的去靠在妈的膝前，不放心的喊着：“妈！姆妈！”

曼贞（三奶奶的名字）摸了摸小菡的头，便望着么妈。么妈站在下面，细声的说：

“是老于，还带来了一顶轿子，吩咐他就上来吗，还是等吃过晚饭？”

“要他就上来吧！”曼贞说完后，便又从怀里掏出手帕来拭眼泪。么妈转身走了出去，却又停住，反过脸来说：

“我看身子要紧，起床才几天，莫又倒下了，还要回武陵家去呢。”

曼贞没有答应她。她就走出去了。秋蝉从后房里提了一小桶热水来，倒在大的铜脸盆里，又把脸盆捧了过来。曼贞向她做了一个手式，她才又停住。曼贞望了一下小菡说道：

“替小菡去洗洗脸同手吧，跑到一些什么地方去过，

脏得很。”

秋蝉牵着小菡到后房里去了。

她自己走到洗脸架边，为自己捻了一把手巾，没有照镜子，轻轻的在脸上揩着。

老于跟着么妈，从侧边的腰门里走进来。只见满堂屋都为挽联裱白了，一直到天井的两厢，到侧厅，前面厅也全是白布的，白绫的联和帐。中间正正的扎了一座灵屋，供着牌位和画像，列着祭品和香烛，和长明灯。桌子前慢着桌围。一式一样不正像现在的武陵家里吗。不同的只有武陵家里供的是一个凤冠霞帔的老太太，而这里是一个儒服儒巾的少年。老于走到灵桌前，自语般的说道：

“唉，还没有替我们姑爷磕头呢。”于是他就跪了下去。

么妈不好怎么样，就看他磕了几个头。才又去回三奶奶。

秋蝉打着门帘，曼贞走出来站在房门外边的石坎上。看见老于自己家里的人，从小的时候，就在她家里的用人，不觉得心里又一阵酸了起来。“呵，姑奶奶……”老于也很难过似的，他觉得半年来没有看见的姑奶奶，像老了十年，在宽大的衣衫里，更瘦了似的。

“噫，家里都好吧？……”

“都好，三老爷打发我来的，问姑奶奶的安，接姑奶奶，小姐，小少爷，转去住一阵，因为二老爷快动身到云南去了。那边家里没人，这次就二老爷一个人赶回来的。”

家里的一些人的影子都在曼贞眼前映出来了。她同她的二哥，不是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么？然而她却越觉得伤心了。

“老太太的好事，我都不晓得，也赶不回去，前月才打发人来告诉我……”眼泪涌了出来，她不能说下去了。……

“是的，二老爷说不要告诉姑奶奶的，怕姑奶奶受不住伤心，后来得了送回去的红蛋，晓得有了小少爷，送人情来，还叮咛来的人看情形说话呢。老太太一生做好事，为人贤惠，寿终归天，儿孙满堂，到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姑少爷……菩萨有眼，也有了小少爷，还是姑奶奶保重些吧。”

一切的苦痛，说不出，放在心头上的这命运的悲苦，眼前的艰难，前途的黑暗，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没有一个人可以依赖，在丈夫死了过后，还存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倒在她慈爱的母亲怀中去哭，谁知连这一点可怜的希望也意外的破灭了。她一想起这些就忍不住要大哭，要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知觉的大哭一场。老子的一番话，

更引起了她的伤心，但是在老于面前，一个用人面前却不能不支持着，可是眼泪已涌到炸痛的眼眶边，咽住了声音，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奶奶的身子比什么还要紧，千斤的担子压在肩头上，小少爷还才出芽呀，耐心一二十年也就有出头了。于大叔走了一天路，也累得很，还是到厨房去歇歇吧。奶奶有什么话，明天再吩咐，秋蝉伏侍奶奶躺一躺好了。”

曼贞只觉得自己软弱得很，没有什么主见，也哽着声音说道：

“好，你去歇歇吧，辛苦你了，老爷们有信没有？”

“三老爷有一封信，放在轿子里的搁板上，刚才忘记拿来了，等下请么老妈拿上来，还带了一些东西来。姑奶奶请安息吧……”

老于朝下面走去。曼贞却又掏出手巾捧着脸蹙进去了。倒身在床上，那张大的银硃漆，彫了花，描了金的火色的床，那张十年前作为嫁装的床，还有那锦缎的被，蒙着头，竭力压住自己欲狂的声音，然而也很尖锐惨厉的哭起来了。么妈跟进来劝了几句，却也担心着外面的鸡鸭，猪牛，担心着各处的门户，只好又丢开她到外面去照顾。

顺儿照例的便把小菡抱了过来。小菡痴痴的站在踏